

# 论手部动作范畴向心理范畴的演变

李小军

(江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 从手部动作范畴到心理范畴的演变是人类认知思维的典型体现,涉及这一演变的词非常多。演变方式主要有三种:隐喻、转喻、语义沾染,其中以隐喻最为常见。人们习惯于用身边具体的事物来比照心理情绪等抽象之物,进而用具体的动作动词去操控它们,其结果就是手部动词衍生出心理义。有时人们以显著的外部动作来转指心理状态、性格等,这样部分手部动词就获得了心理义。

**关键词:** 手部动作; 心理; 隐喻; 转喻; 语义沾染

**中图分类号:** H0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4)06-0084-07

## The Evolvment From Hand Action Scope to Mental Scope

LI Xiaoju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China)

**Abstract:** The evolvement from hand action scope to mental scope is the typical embodiment of the human cognitive thinking, involving many words. The three ways of evolvement are: metaphor, metonymy, semantic contamination, of which metaphor is the most common. People are used to use the specific things around them to contrast mentality and emotion and other abstract concepts. The result is that the gestures derive abstract meanings. Sometimes people transfer prominent external actions to refer to psychological states and dispositions, so as to give some gestures psychological meanings.

**Key words:** hand verb; mind word; metaphor; metonymy; semantic contamination

### 一、从手部动作范畴到心理范畴概说

汉语史上很多手部动词后来都陆续衍生出了表心理动作、状态和性情的用法。我们借助《汉语大字典》统计了带有“扌(手)”部的动词,发现就有 52 字经历了这一语义演变。随举两例:

“揣”,《说文》:“揣,量也。度高曰揣,一曰捶之。”战国时“揣”即有描述心理动作的用法。如:

(1) 尽思虑,揣得失,智者之所难也。(《韩非子·八说》)

“摧”,《说文》:“摧,挤也。一曰搆也,一曰折也。”徐锴《系传》:“搆,推动也。”汉以来“摧”即有描述心理动作或行为的用法。

(2) 兰芝惭阿母,“儿实无罪过。”阿母大悲摧。(汉乐府《孔雀东南飞》)

手部动词显然不限于只带有“扌(手)”部的动词,如“量”、“料”等原本也表手部动作,《说文》:“料,量也”,又“量,称轻重也”,后来也都衍生出了心理义用法。如:

(3) “夫藩篱之鷄,岂能与之料天地之高哉?”(宋玉《对楚王问》)

收稿日期:2014-10-2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语语法化演变中语音弱化及结构省缩研究”(编号:10byy057)

作者简介:李小军(1974-),男,湖南邵阳人,文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汉语语法。

(4)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韩愈《调张籍》)

因此,如果把所有手部动词都算进去,那么具有这一语义演变路径的肯定远远超过52个。一般认为,语义演变有三个主要的主观化倾向:1)从描述外部情状的意义到描述内部情状的意义;2)从描述外部或内部情状的意义到篇章义;3)意义越来越基于说话人对概念的主观态度。<sup>[1][p12]</sup>很显然,手部动词演变为心理词正是语言主观化的典型表现。已有研究显示,身体名词和动作词也是语义演变最为丰富的两类词。

近些年也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一语义演变现象,如曾艳青/吴怀智<sup>[2]</sup>、马云霞<sup>[3]</sup>、徐时仪<sup>[4]</sup>等,不过他们多是简单提及,既没有具体举例讨论,也没有深入探讨演变规律及机制。倒是吕艳辉认为“操心”、“掏心”、“提神”等是将心理情绪、心理活动当作人的控制物,这一观点颇有新意。<sup>[5]</sup>总的来说,学界对这一语义演变现象的关注明显不够,因而演变路径、动因及机制就不甚清楚,内部差异也不得而知。

这一语义演变依据演变后的词性,可以分为动词和形容词两类,且以动词为主,形容词如“抠门”、“固执”、“矜持”等。依据语义强度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不需要与心理词组合就直接可以表达心理义,这也是语义演变最彻底的一类,如“彼此相投”、“难以自持/自控”、“太抠/拽”、“偏执”等;一类是需要与心理词组合才能表达心理义,如“打/拿主意”、“操心”、“心摧”、“排忧解难”、“掉以轻心”等。依据演变方式则可以分为三类:隐喻、转喻、语义沾染,下面就从演变方式这一视角来具体探讨手部动词向心理词的演变。

## 二、通过隐喻方式衍生出心理用法

隐喻投射最基本的特点就是相似性,这与人的思维有关。人类是通过部分的和理想的认知模式来形成对世界的概念,换言之,高层次的概念如使役、时间、情感等,语义上都是植根于身体所经验的各种低层次概念域中。我们发现,涉及这一语义演变的词,绝大部分都是通过隐喻方式。下面以“持”、“摸”、“拂”、“拿”等为例来讨论。

### 2.1 “持”

《说文》:“持,握也。”本义为“握着;持住”。如:

(5)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庄子·秋水》)

上例所持对象“竿”为具体实物,先秦时“持”的对象已经开始抽象化。如:

(6) 崇君之行,不可以导民,从君之欲,不可以持国。(《晏子春秋·谏下》)

(7) 重死持义而不挠,是士君子之勇也。(《荀子·荣辱》)

“国”虽是具体名词,不过“持国”的“持”已是“掌控”之意,手部动作义弱化。“义”为抽象名词,“持”的手部动作义显然已经抽象化,只能理解为“拥有;保持”了。“持”心理词用法亦出现于战国,汉以来明显增加。如:

(8) 颀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宋玉《神女赋》)

(9) 汉王,长者也,无以老妾故,持二心。(《史记·陈丞相世家》)

“自持”即“自我控制;自我约束”;“持二心”即“怀有二心”,与本义“握持”有明显联系却又有差异。换言之,“持”之所以使用于心理范畴,乃是将心理情绪、意愿等当作可控之物,故而以手部动词“持”去掌控它们。

### 2.2 “摸”

《释名·释宫室》:“门,扞也,在外为人所扞摸也。”《广雅·释言》:“摸,抚也。”即用手轻轻触摸。以手摸物,其目的或是感知事物的品质、特征,或是目不能视时以触觉代替视觉。汉代始见。如:

(10) 夜半后,见东壁正白,如开门明,呼问左右,左右莫见。因起自往手擦摸之,壁自如故,还床,复见之,心大悸动。(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卷10)

(11) 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则男,在右则女。(晋·陈寿《三国志》卷29)

上二例都是在视觉无法真切感知的情况下用手去摸,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二例“摸”都是典型的手部动词,但已隐含有“摸索”义。如果“摸”的名词宾语抽象化,“摸”的动作义就会弱化,“摸索”义就会

显性化。如:

(12) 此山下当有伏兵,卿可率部下指往摸之。(唐·杜佑《通典》后集卷12)

(13) 许敬宗性轻傲,见人多忘之。或谓其不聪,曰“卿自难记,若遇何、刘、沈、谢,暗中摸索著,亦可识。”(唐·刘餗《隋唐嘉话》卷中)

上两例皆非具体的手部触摸,而表“摸索;探索”。例(12)《南史》又作“此山下当有伏兵,卿可往探之”。“探”本也是“摸取”义手部动词,不过此例无论是“探”还是“摸”,都是通过视觉去观察敌情而非具体的手部动作。例(13)“摸”的对象为人的姓名,“摸”自然与手部动作无关,而是用头脑去探索、记忆了。入宋以来,“摸”的动作义进一步抽象化,已经从其他感官的探索、感知进而进入心理范畴。如:

(14) 今之学者不曾亲切见得,而臆度揣摸为说,皆助长之病也。(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9)

上例“揣摸”为“思考”义,属于典型的心理动词了。宋代时还有“捉摸”、“摸索”等。如:

(15) 人心险,天又怎生捉摸?(宋·赵长卿《满江红》)

(16) 且如十五志学,至四十不惑,学者尚可以意会。若自知命以上,则虽苦思力索,终摸索不着。(《朱子语类》卷49)

宋代偶尔有单独作动词表心理的,元代以来则多见。如:

(17) 他只管来这里摸这性,性若是去捕捉他,则愈远。(《朱子语类》卷115)

(18) 孤坟寂寞,路途滋味恶。两处堪悲,万愁怎摸!(元·高明《琵琶记》第29出)

“摸”进入心理范畴表心理动作与“持”一样,也是将心理情绪、意愿等当作是具体实物,故而可以触摸、探索。

### 2.3 “拂”

“拂”,《说文·手部》:“拂,过击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随击随过,苏俗语谓之拍,与拭略同。”《广韵·物韵》:“拂,拭也。”如:

(19) 六三,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周易·颐》)

“拂颐”即“以手拍腮”,“拂”而后引申出“轻轻擦拭”义,仍为手部动词。如:

(20) 宰夫内拂几三,奉两端以进。(《仪礼·聘礼》)

“拂几三”即“多次擦拭小桌”。值得注意的是,战国时“拂”的对象已经开始抽象化,“拂”的动作义也随之抽象化,意为“除去;排除”,不一定是手部动作了。如:

(21) 击我则疾,击彼则不疾于我,我何故疾者之不拂,而不疾者之拂?(《墨子·耕柱》)

“疾者”即“紧急之事”,“拂”的对象宾语为“事情”,“拂”的语义已经抽象化。用于心理范畴的“拂”战国时亦已出现。如:

(22) 文公曰“拂吾所欲,数举吾过者,吾以为未赏。”(《吕氏春秋·不苟论》)

(23) 吴王夫差乃告诸大夫曰“孤将有大志于齐,吾将许越成,而无拂吾虑。”(《国语·吴语》)

“拂吾所欲”即“除去我(不好)的想法”,“无拂吾虑”即“不要去除我的想法”,亦可径直理解为“违逆”。从具体的手部动作“擦拭”引申为抽象的动作“去除”,进而进入心理范畴表“违逆”,这缘于“拂”语义的进一步引申。除去、排除某人的想法或欲念,如果对方认为自己的想法或欲念很好,那么就会觉得这是一种“违逆”。再如:

(24) 时陈万年为御史大夫,与定国并位八年,论议无所拂。(班固《汉书》卷71)

(25) 臣窃有所忧,言之则拂心逆指。(《汉书》卷60)

大致来说,“拂”进入心理范畴乃是人们将心理情绪、欲念等当作是可以擦拭、扫除之物,故而以手部动词“拂”去支配它们,“违逆”义的产生则是“拂”心理词用法的进一步发展。

### 2.4 “拿”

《正字通·手部》:“拿,俗擎字。”本义是用手或其他方式抓住、搬动(东西)。如:

(26) 卧海拿云势莫知,优游何处不相宜。(唐·释德诚《船子和尚拨棹歌》)

(27) 况以议定画河特谓诚信,顷差官同去交割,而彼人反谋捉拿。(北宋《大金吊伐录》)

上两例“拿”都为“抓住”之意,进而引申出“掌握;控制”之意。如:

(28) 宝匣拿红豆 妆奁拾翠钿。(唐·路德延《感旧诗》)

“掌握;控制”的对象最初是物,进而扩展到人或其他抽象之事(物),清代时“拿”出现了典型的心理动作用法。如:

(29) 我这也不好主的,你自己拿主意,或是与周相公商量。(《醒世姻缘传》第98回)

(30) 平常我们背着人说起话来,听他拿主意,未必是肯的。(《红楼梦》第46回)

值得注意的是,掌握权势之人往往地位在上,且具有一定的架子,故而“拿大”、“拿班”还引申出“矜持;装腔作势”之意。如:

(31) 见他铺眉苦眼,拿班做势。(《金瓶梅》第50回)

(32) 他们家的二小姐着实响快,会待人,倒不拿大。(《红楼梦》第6回)

(33) 只当是抚台敷衍他的话,不免拿腔做势,添了许多自抬身价的话。(《官场现形记》第34回)

## 2.5 小结

通过隐喻方式进行的语义演变,往往是将心理情绪当作可控物,或者认为心理情绪像实物一样可以有各种可视、可感知的变化,于是用手部动词去操控心理,直接的结果就是手部动词衍生出心理义。这其中比较特别的是“挂”。“挂”本义为“悬挂”,后来也通过隐喻方式引申出了心理动词用法,不过不是将心理情绪视为可悬挂之物,而是将心视为一个容器,可以挂物,故而将所思念的人和事物挂在心间。从认知模式来说,这属于容器隐喻。在语言心理中,不仅仅心间可以挂物,牙齿也可以挂物。如:

(34) 师心从此不挂物,一堂收身自有余。(王安石《修广师法喜堂》)

(35) 手摘豆叶十二皮,一日挂哥十二时。(闽西歌谣《挂念阿哥莫隔时》)

(36) 汝但问起居,余事勿挂齿。(陆游《送子赴吉州掾》)

“挂齿”即“(话)挂在齿间”。

## 三、通过转喻方式演变为心理词

转喻也是人类思维、认知的一种基本方式。沈家煊将转喻的认知模型表述如下:1)在某个语境中,为了某种目的,需要指称一个“目标”概念B。2)概念A指代B,A和B须同在一个“认知框架”内。3)在同一“认知框架”内,A和B密切相关,由于A的激活,B(一般只有B)会被附带激活。4)A附带激活B,A在认知上的“显著度”必定高于B。<sup>[6]</sup>

心理活动、情绪和性格属于内在抽象之物(或行为),旁人难以准确感知,故而需要借助外部表征如当事人的神情、动作等来辅助感知,这就为外部动作词通过转喻方式衍生出内部情状义提供了可能。不过,手部动词通过转喻方式衍生出心理词用法的并不多,主要有“捏”、“执”、“持”等。

### 3.1 “捏(捏一把汗)”

“捏”字晚出,始见于六朝,隋唐以来多见。《广韵·屑韵》:“捏,捺。”《集韵·屑韵》:“捏,搦也。”本义为“用手按”。后引申出两个义项,一是“用拇指和别的手指夹”;二是“用手指把软东西弄成一定的形状”。如:

(37) 若使别人握搦身体,或摩或捏,即名按摩也。(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18)

(38) 豪家捏为兽,红迸锦茵焦。(唐·齐己《谢炭》)

(39) 先生形象,今则捏素为之。(颜真卿《东方先生画赞碑阴记》)

上三例中,第一例为“捺”,后二例为“用手指把软东西弄成一定的形状”,都是典型的手部动词。唐以来“捏”产生出“虚构;捏造”义,这很可能是从“用手指把软东西弄成一定的形状”这一义项来的,捏成某种形状,意味着以前或本来没有这个东西或形状。如:

(40) 尔一念心,只向空拳指上生寔解、根境法中虚捏怪。(宋·慧然《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

(41) 这厮捏写假书,妄称人死。(元·马致远《青衫泪》第3折)

不过“捏”心理词用法却不是源于以上这种语义抽象化,而是源于转喻。元代时出现了“捏两把汗”这一形式。如:

(42) 说罢,太尉夫人自去,韩夫人倒捏着两把汗。看看至晚,二郎神却早来了。但是他来时,那弹

弓紧紧不离左右。(元话本《勘皮靴单证二郎神》)

(43) 众人只怕世蕃听见,倒替他捏两把汗,沈链全不为意。(元明话本《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入明以来,“捏+( )+汗”已经构式化。表现为三方面:一是用例明显增加;二是限于“捏两把汗”,还出现了“捏(一)把汗”、“捏着一/两把汗”、“捏了一/两把汗”等变式。如:

(44) 等了一会,料虎去远了,一齐捏把汗出来看时,却是一个人,口中还微微气喘。(明·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卷5)

(45) 翰林捏着一把汗走进卧房。只见:香奁尚启,宝镜未收;剩粉残脂,还在盆中荡漾。(明·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3)

(46) 才过得两日,陕州行文挨捕凶人王庆。范全捏了两把汗,回家与王庆说知。(《水浒传》103回)

三是语义单一化。最初的“捏两把汗”,从字面来看即“人因紧张而捏紧拳头,捏出了汗”,又因为人有两只手,故而是两把汗。人的紧张、担心或惊讶情绪如果不通过外部表征(如发抖、出汗、脸色改变、说话结巴等)显示出来,外人是很难感知的。而出汗正是紧张、担心的一种典型特征,故而要凸显某人的极度紧张、担心情绪,就可以通过出汗这一形式来表达。这样,“捏两把汗”就通过转喻方式进入了心理范畴,表达人的紧张、担心情绪等。换言之,“捏两把汗”表达心理情绪不是因为“捏”的抽象化,而是“捏两把汗”的构式化,即通过凸显外部表征来表达人的内在情绪。

正因为“捏两把汗”凝固为构式后主要表达人的紧张、担心情绪,与具体出汗多少已经没有关联,或者说交际双方都不太关注当事人手上有无汗、几把汗,导致“两把”不表具体数量,这样“一把”与“两把”也就没有实质区别了。其实汉语史上“惊”也可以与“汗”组合,构成“惊出一身冷汗”等。如:

(47) 谢安、王坦之二人先进入见桓温,各施礼毕。温命二人坐,坦之惊得汗流沾衣,倒执手版;安从容就席,谈笑自若。(明·佚名《两晋秘史》第243回)

(48) 那女子看了诗,扯得粉碎,一把抱住东坡,说道:“学士休得忘恩负义!”东坡正没奈何,却得佛印劈手拍开,惊出一身冷汗。醒将转来,乃是南柯一梦。(明·冯梦龙《喻世明言》卷30)

前例因吃惊而汗流,这是一种典型的结果;第二例“惊出一身冷汗”可能是真的汗流也可能不一定汗流,但非常吃惊却可以肯定,即通过汗流这一外部表征来凸显紧张情绪。现在日常生活中常说“惊出我一身冷汗”、“吓得我一身冷汗”等,都是凸显内心的紧张、惊讶,至于是否真是汗流已不是交际双方关注的焦点了。

### 3.2 “执(固执、偏执)”

《说文》:“执,握持也。”如:

(49) 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周易·下经》)

后引申出“拘捕”、“主持;掌管;控制”、“从事”等义项。如:

(50) 十有七年,春,齐人执郑詹。(《左传·庄公十七年》)——拘捕

(51) 呜呼!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尚皆隐哉。(《尚书·盘庚下》)——掌管

(52) 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诗经·豳风·七月》)——从事

以上各义项皆从手部动作引申而来,不过“掌管”、“控制”不一定通过手,即“执”已经抽象化。“执”进入心理范畴东汉时始见,六朝时增多。如:

(53) 持必不移,怀执异心,非沮军议。(东汉·班固《汉书》卷99)

(54) 具陈蕲恩,备执初愿。(南朝梁·沈约《宋书·列传三十五》)

上两例也是将心思、意愿当作是可以持拿之物,属于典型的隐喻用法。现代汉语中常用的“固执”、“偏执”虽与上面这类用法有紧密联系,却源于转喻。先来看几个例子:

(55) 匈奴留武不得归,武固执汉节,不肯降。(东汉·荀悦《前汉纪·孝武皇帝纪》)

(56) 时内外多难,在丧者皆不终其哀,唯弘固执得免。(《宋书·列传第二》)

(57) 主者固执,不得已,然后共奏议。(《三国志》卷13)

上三例“固执”皆为短语,意为“牢牢握持”。“汉节”为社会道义方面的抽象之物,后二例中未有名词与“持”组合,实则都隐含有“己见”这类心理词。如“弘固执”乃是王弘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受司马集

团的笼络)，“主者固执”也是主事人(帝王)坚持自己的观点。

性格这类内在抽象之物，必须外显为具体的行为动作才能为人所感知。“固执”起初为坚持某种观点不改变，这是外部行为，而别人通过这一外部表征，就会获得对该人内心的认识。换言之，“固执”成词表达性格正是转喻的结果——外部表征比内心显著，故而可以转指内心。不过典型的形容词“固执”明清时才出现。如：

(58) 今炀帝已死，少帝继亡，隋祚亦无遗类矣，何乃固执如此？(明·佚名《隋唐野史》第21回)

“偏执”始见于六朝，与“固执”一样起初为短语，后面可以带宾语，如“偏执己见”。典型的形容词“偏执”出现于明代，亦是通过转指而成词。如：

(59) 自己德薄才庸，情性偏执，不顺天时，致遭此醢身之祸。(明·许仲琳《封神演义》第22回)

(60) 不想那大尹性是偏执的，那里肯信。(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卷4)

实则形容词“矜持”也是通过转喻而来。“矜持”始见于南朝。如：

(61) 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雅量》)

(62) 弟兄列坐，矜持俨若冰玉。(唐·康骕《剧谈录·洛中豪士》)

“矜”有“谨守；慎重”义，如《尚书·旅獒》：“不矜细行，终累大德。”“持”进入心理范畴乃是通过隐喻，即将心理情绪当作可以持控之物，故而“矜持”起初为“小心地持有/保持(庄重)”。作为描绘性格的形容词“矜持”也是通过转喻方式而来，即用显著度高的外部表征来转指性格。上二例“矜持”是短语还是词难以确定，下例应是典型的形容词了。如：

(63) 妙观亦以师道自尊，妆模做样，尽自矜持。(明·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2)

需要注意的是，“坚持”与“矜持”、“固执”等最初组合方式相同，都为状中结构，“持”、“执”为动词，即将心理情绪等看作是可操持之物。不过后来“矜持”、“固执”等通过转喻演变为形容词，而“坚持”只是凝固为动词。如：

(64) 应当坚持其心，精进勇锐，不畏前境。(东汉失译《佛说四十二章经》)

(65) 今可坚持僧戒，舍汝俗事，住闲静寺，造等身像七躯。(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00)

(66) 方才问俺妹子借金蛟剪，去复夺定海珠，他坚持不允。(《封神演义》47回)

“坚持其心”应分析为“坚+持其心”，“坚持僧戒”分析为“坚+持僧戒”，“坚持不允”应分析为“坚持+不允”，即后一例已经成词。成词的“坚持”语义上隐含了一个心理词，如“坚持不允”可以变换为“坚持(其心)不允”，这仍属于隐喻方式。

#### 四、通过语义沾染方式获得心理义

通过语义沾染方式衍生出心理词用法的手部动词很少，其中最典型的是“打”。下面具体讨论。

“打”始见于东汉，初为“撞击；敲打；攻打；殴打”义。如：

(67) 捎魍魉，拂诸渠，撞纵目，打三颅。(王延寿《梦赋》)

很显然，这类“打”很难发展出表心理动作的“估算；思考”义。实际上“打”的心理动词用法跟我们生活中的算盘有关。最初的算盘大致出现于汉代，不过只能进行简单的加减运算。现代意义上的算盘大致起源于唐代，流行于宋代，《清明上河图》中一间药铺的柜台上就摆着一个算盘。算盘又称“算筹”、“算珠”等。与此同时，宋代出现了“打算”一词。如：

(68) 他时阎罗老子打算饭钱，莫道我与尔不说。(宋·知纳《诚初心学人文》)

很显然，此处的“打算”为“计算”之意，应当还是手部动词，甚至可能还与“打算盘”有关系。元代以来“打算”多见，同时手部动作义逐渐弱化。如：

(69) 你便有文才，有钱财，一时间怕不人耽待，半空里若差将个打算的来。强，难挣揣；乖，难挣揣。金银盈溢，于身无益，争如长把人周济。(元·张养浩《山坡羊》)

(70) 恰打算别离苦况味，见小玉言端的，又惊散鸳鸯两处飞。(马致远《江州司马青衫泪》第3折)

“打算的”很可能是善于算计的，“打算别离苦况味”应是用心思计算，而非用手了。心理动词“打

算”明清多见。又如:

(71) (引姐) 晓得张郎不怀良心, 母亲又不明道理, 只护着女婿, 恐怕不能勾保全小梅生产了, 时常心下打算。(《初刻拍案惊奇》卷 38)

(72) 一语倒把贾琏说没了话, 低头打算了半晌。(《红楼梦》第 72 回)

随着“打算”用例的增多, “打”沾染了“打算”的“估算; 思考”义, 单独可表心理动作。如:

(73) 黛玉道: “你不要自己打错了主意。”(《红楼梦》第 91 回)

(74) 我有了这个钱, 回省之后另打主意。(《官场现形记》第 18 回)

(75) 老残道: “这两天我看见冻河, 很想做诗, 正在那里打主意, 被你一阵胡搅, 把我的诗也搅到那‘酒色过度’的鸭子里去了!”(《老残游记》第 12 回)

很显然, “打”心理义的获得过程为: 打算(打算盘) → 打算(计算) → 打算(心里思考) → 打(思考)。

## 五、小结

手部动作范畴进入心理范畴这一语义演变大致通过三种方式: 隐喻、转喻、语义沾染, 其中最主要的是隐喻。即人们往往将心理情绪、动作这类抽象的、内在的行为事物看作是具象化的可操控之物; 或者说, 人们是在用身边具体的事物来比照心理情绪等抽象之物, 进而用具体的动作动词去操控它们。隐喻是人类的一种最基本的认知模式, Lakoff & Johnson 通过统计发现, 英语 10 句话中大约有 7 句话含有隐喻;<sup>[7] (p32-49)</sup> 汉语没有人去统计过, 但情况应该也大致相近。人类的思维特点就是由近及远、从具体到抽象。手部动词多是近距离的, 很多都是最核心的动词, 而心理动作、状态是抽象的, 一般难以描述、感知, 需要借助具体的动作来让它显性化。换言之, 这一语义演变正是人类认知规律的体现, 也是语义演变最常见的现象。

通过转喻方式衍生出心理用法的手部动词也有好几个, 这是因为人的心理状态、性格等内在之物旁人难以具体感知, 但它们往往会通过外在的表情、行为体现出来, 这样就为手部动词衍生出心理用法提供了可能。通过语义沾染而衍生出心理用法的手部动词很少, 实际上, 在整个汉语史上通过语义沾染方式发生语义变化的都不是很多。

本文依据演变方式对手部动作范畴进入心理范畴这一语义演变现象进行了举例探讨。但如前所说, 涉及这一语义演变的手部动词非常之多, 它们之间内部的语义差异、演变路径的差异自然也很多, 因而本文只能是一个概说性质的东西, 唯抛砖引玉, 以求方家指正。

本文曾在第三届汉语历史词汇与语义演变学术研讨会(2014 年 9 月, 浙江大学) 上宣读, 承蒙蒋绍愚、汪维辉、吴福祥、洪波等诸多先生指正, 文中错谬概由笔者自负。

### 参考文献:

- [1] Elizabeth Traugott & Richard Dasher. Regularity in Semantic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2] 曾艳青, 吴怀智. “扌”(手) 部动作动词的意义伸展与转用[J]. 兵团教育学院学报, 2000 (4).
- [3] 马云霞. 从身体行为到言说行为的词义演变[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2 (4).
- [4] 徐时仪. 《朱子语类》猜测词类聚考探[J]. 合肥师范学院学报, 2013 (1).
- [5] 吕艳辉. 基于语料库的现代汉语手部动词研究[D]. 山东大学博士论文, 2008.
- [6] 沈家煊. 转指和转喻[J]. 当代语言学, 1999 (1).
- [7] George Lakoff & Mark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责任编辑: 张立荣)